

西线的无血战



抗戰報告文學選輯之七

西線的血戰二輯

華之國編輯

抗戰報告文學選輯之七

西線的血戰二輯

編纂者 華之國

出版者 時代史料保存社

上海福州路世界里

總經售 上海雜誌公司

漢口總店：交通路六十二號

廣州支店：漢民北路二三九號

成都分店：祠堂街六十六號

長沙分店：東長街二〇二號

代售處 各地各大書局

每冊實價二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寄費〕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廿五日和版

四〇〇〇冊

西線的血戰二輯

目 錄

華北國防線……………丹楓(一)

弔大同……………長江(一七)

晉北戰線……………溪映(二七)

弔忻口戰場……………秋江(三八)

晉北血戰的回憶……………季雲(四三)

憶舊關之戰……………陸詒(五〇)

山西的外線戰……………陸詒(五四)

娘子關棄守前後……………季雲(六〇)

次

目

娘子關失陷記·····	陸 詒(七三)
退守晉東·····	陸 詒(七八)
太原三日記·····	永 德(八一)
退出太原城·····	長 江(八六)
晉東戰役的檢討·····	季 雲(一〇〇)
記陳長捷將軍·····	季 雲(一〇四)
晤曾延毅將軍·····	季 雲(一〇八)
【附 錄】	
郝夢齡將軍陣中日記·····	(一一二)
劉家祺將軍陣中日記·····	(一二三)

華北國防線

——一個歷史地理學上的解剖——

一 河北同山西

國防的意義兼括經濟文化軍備地形各方面，而在軍備比較落後的情勢下，地形尤足以濟其窮，顯出特別重要來。海河流域沖積平原是華北濟經文化的中心，但是牠的本身沃野千里，無險可守，在軍事上不能成爲一個獨立區域。好在海河平原的北邊，有一條東西奔放的燕山山脈，從察哈爾南部到山海關間，峯巒起伏，勢如波湧，是極其險阻的一道屏障。燕山山脈中間被水流橫切成許多河谷，構成南北交通的道路，如冀察間的居庸關、南口，如冀熱間的古北口、喜峯口，以及冀省東北角的冷口、九門口都是，這些稱爲關稱爲口的，都是軍事上的交通要道，易守難攻。長城就是沿燕山築的。海河平原的西邊是南北壁立的太行山

脈，與燕山山脈構成一直角，太行山的西面就是山西高原，以呂梁山脈和黃河爲其外廓，號稱「表裏山河」，形勝可想。更因中部汾河流域上若干局部平原和地底豐富的礦藏而增加其經濟力，成爲退可以守進可以攻的優勢。海河平原東邊是渤海，南邊則開放着作爲和中原取得聯絡的道路。

燕山山脈和太行山脈構成一條大弧，來保護平津滄保這些大城市及其附近的地方，因此山西河北兩省在國防上是一個區域，難於分開。現今如此，古昔亦然。中國二千年的歷史告訴我們，誰能控制山西，卽能控制河北，誰能佔領冀晉，卽能進取中原。歷代的開國帝皇，幾乎都以冀晉區域，尤其是山西，來做他們征伐創業的基點。

現在日本人走的還是這條老路。他們搶下平津，立卽繞攻南口；他們奪下察南，立卽進犯山西，其志誠不在小。平津的淪陷，甚至滄保的得失，對於全盤戰局所關者尙小。惟有晉北的戰事，值得我們萬分注意。山西不但是保全華北的焦點，也是中原和西北各省的屏障，同時亦爲進謀收回河北恢復內蒙東北的基礎。

二 歷史的回顧

當春秋時代，冀晉北部都是戎狄異族所居，居高臨下，對於漢族的生存自然是一個極大威脅，公元前第七世紀中葉，齊桓公和管仲首倡攘夷之論，遠征戎狄，晉國諸君繼起降服異族而同化之，這樣，才爲漢族子孫滅消威脅，擴大疆土，並且增加新鮮的血液，厥功甚大。所以孔子說：「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到了戰國時代，山西大部分和河北西部皆屬趙國，其時秦勢甚強，惟有趙國能和她匹敵，梁任公說：「終戰國之世，能倔強與秦抗者莫如趙，雖曰國有人焉，亦形勢然矣。」真是一語破的。所以公元前第三世紀末年，秦王併吞中國的戰略，第一步先滅韓（今豫北晉南），以除心腹之患，第二步立即進攻趙國。秦兵行軍的路線，避開晉東的太行山脈和晉西的呂梁山脈，而由晉南沿丹河河谷進攻長平（今山西高平縣），當時趙兵據險，宜於固守，可惜趙王不能用廉頗之謀，草率出戰，卒致大敗，兵士四十萬人降秦，盡爲白起所坑殺，讀史至此，可爲一歎。可見雖有險要，而無良將，亦復何用！至於趙兵被殺，可爲降敵者留做一個前車之鑒，倒無足惜。秦趙的第二度大決戰在井陘（今石家莊

娘子關之間。當時趙王嬖臣郭開私通秦國，潛殺良將李牧，自壞長城。秦將王翦遂由井陘入晉，而趙國亡。「漢奸」害國，古今一轍。秦兵佔領山西高原後，和陝甘打成一片，控制中國的優勢已成，於是即以此爲軸心，分兵兩路，一南滅楚（今鄂湘皖蘇諸省），一北滅燕（今河北省東北部及遼寧南部），即以滅燕之兵南面襲齊（今山東），統一宇內。秦始皇成此偉業，其樞機實由於滅趙之功。

項羽滅秦，宰割中國，分封十八王，自立爲西楚霸王，都彭城（今徐州）。項羽這人，其實是一個斗筲之器，十分糊塗。他自己是南方人，大約鄉土觀念極重，而無雄圖。所以他戀戀於江淮平原而不忍捨，平白將漢中送給劉邦，將陝晉送給章邯張耳諸將，試問險要盡失，唇亡齒寒，雖有彭城，何以自固？所以漢高祖用韓信之謀，卒成統一之功。韓信的戰略，夠得上稱大將之才，劉漢之興，韓信之功最大，可惜他謀身不臧，後來乃死於呂后婦人之手。漢兵東征項羽，也分南北兩路。南路劉邦親率，出潼關入河南而進攻蘇北；北路由韓信主持，他的路線也避去呂梁山的險峻，設疑兵於臨晉（今山西臨晉縣附近），暗由北面的夏陽（今陝西韓

城縣）偷渡黃河，沿汾河河谷進兵，虜魏王豹，征服山西，然後進攻趙王歇，會戰於山西東部的井陘口，韓信立背水陣，大破趙兵，遂擒趙王歇，佔領河北省南部。此後韓信即以冀晉區域做他的根據地，引兵南下，征服山東。這時劉邦在河南屢爲項羽所敗，甚至父母妻子，爲楚所獲。幸有韓信這支大兵，從北面高地包抄下來，劉邦才得整頓陣容，反敗爲勝，和韓信會兵攻楚，項羽兵敗垓下（今安徽靈璧縣）自刎烏江。所以我們可以說，漢室之興，大功在韓信，韓信之成功，又與先佔領山西高原的戰略有關。

王莽竊漢，天下大亂，羣雄並起，形成四分五裂的割據局面。何以劉秀獨成統一之功呢？這答案又不能不求之於冀晉區域。原來劉秀雖起兵舂陵（今湖北襄陽縣），但是他隨更始入洛陽後，即單獨率兵北上，佔領河北全省，上谷（今察哈爾宣化）太守耿況和漁陽（今北平）太守彭寵，也都降附劉秀。劉秀北有燕山之險，乃率兵南下，取洛陽而都之；一面派鄧禹負責西征。鄧禹由晉南王屋山附近的山谷地帶進兵，以山西作根據地，自河津渡黃河，征服陝西。漢兵將冀晉豫陝四省打成一片後，再東定江淮區域，西平甘肅四川，而成光復

之功。

後漢末年的冀晉區域是在袁紹控制下的，可惜袁紹豎子，不知據險扼守，先鞏固內部，徐圖進取；反而拚命在官渡（今河南中牟縣北）平原上和曹操作主力決戰。當時沮授對袁紹說：「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兵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也就是勸袁紹先退守冀晉邊區險峻的意思。袁紹不聽，卒致兵敗身死，他的兩個不肖兒子，又不知團結抗敵，反而自作鬪牆之戰，結果盡爲曹操所滅。曹操北據燕山太行之險，雄霸中原。司馬氏父子後來就利用曹家這份遺產，統一全國。

西元第四世紀後的一百五十年，五胡亂華，西晉滅亡，漢民族極爲式微。這時東晉偏安江左，北方戎狄縱橫，始終沒有一個像樣的國家或政府出現。直到第五世紀中葉，北方的拓跋魏才首成統一規模。北魏先世，本是西伯利亞的蠻族，後來漸漸南移，到了會長拓跋力微時，才徙居燕山和太行兩山脈接觸點上的盛樂一帶（今山西大同西北三百餘里）。這一地帶是冀晉區域的咽喉，其佔領的意義極重要，北魏的建國，卽以此爲基礎。當時北魏的軍

事重鎮有三處，一在上谷（今宣化），一在參合陂（今大同東百里），一在盛樂，都是沿長城線上的要隘。後來北魏勢力，經由雁門關侵入山西中部，到了拓跋珪時，南取并州（今太原），東出井陘，下常山（今正定），拔中山（今定縣），置冀晉區域於控制之下。所以此後拓跋嗣卒能征服河南，拓跋燾遂亦西克統萬（今陝北及寧夏東部），東平遼西（今遼寧南部），南臨瓜步（今江蘇六合），建立了一個大帝國。北魏亡後，周齊並起，而以北控南的優勢仍在。楊堅受禪，就是依賴這種優勢統一中國的。

隋文帝楊堅不愧爲一個雄偉的虎父，可惜他的繼承者煬帝却是一個犬子。隋煬帝外勤征討，內極奢淫，用民無度，百姓困窮，挺而走險，亂事四起，而煬帝却迷戀於江南的繁華，無心北歸。江南這種地帶，經濟力比較充裕，人民也多安於逸樂，好似人的內臟，內臟單獨不能生存，必須有官骸來撐持牠，有皮肉來保護牠，隋煬帝却不明白這個道理，轉輕放棄北方險峻，送給羣盜割據稱王，他自己頗有偷安江左之想，他忘記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公例：要想在江南一隅偏安是不可能，遲早必歸滅亡的。前乎煬帝者有項羽，有吳孫，有東晉和南朝諸

君後乎煬帝者有南唐有南宋有南明都不能逃出這個公例。

●反之，這時倘能控制着北方險要，尤其是山西高原地，定能乘隋煬帝安排下的這個機會勃興。果然，唐高祖李淵和唐太宗世民就應運而起了。唐的最初根據地在太原，大業十三年（西元六一七年）起兵，沿汾河河谷南下，先後攻克山西南部的西河（今汾陽）霍邑（今霍縣）臨汾絳郡（今新絳）而至龍門。唐兵繼由梁山（今陝西韓城縣東南十八里）渡河入陝，以破竹之勢，襲取陝西東南部的山城郿陽兩城，鼓行而進，直據永豐。永豐在今華陰城東，東有潼關之險，南傍華山，北濱黃河，又是隋朝積粟的倉庫，高祖遣子建成留守，以備東方，一面派兵西進，遂克長安，略定甘肅。然後東取河南，南收巴蜀，遂清江表，進掃河朔，統一中國。我們看唐兵進軍的路線，井井有條，常利用地形，保持居高臨下之勢，卒成大業。這固然應歸功於唐室君臣之賢能，然而作爲他們起兵根據地的山西高原地勢之優越，幾乎從任何一個方向都可圖發展，實有不容忽視之價值。

山西高原之重要，又可從唐朝安史之亂的戰役中獲得證明。安祿山的大本營在北平，

左右翼則分在熱河及晉北，地雄而兵壯，可惜他起兵後，也許爲貪快貪方便不取道山西沿汾河河谷入潼關，而由河北平原南下。所以安祿山雖由靈昌（今河南延津）渡黃河而佔領洛陽，但是他的根據地河北受到唐兵的威脅。効忠唐室的平原（今山東德州）太守顏真卿，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顏杲卿，不但堅守危城，而且共謀起兵，企圖切斷燕山歸路。唐的中央政府也派將軍程千里由山西東南部的壺關出兵東征，李光弼、郭子儀亦合師從山西東部的井陘東出救常山，安祿山老巢幾乎被搗毀，大感恐懼。不幸楊國忠糊塗害國，不知固守潼關，以困安祿山，反而催促潼關守將舒哥翰速戰，結果大敗，安祿山遂陷長安。此後唐朝怎樣來挽回這個危局，抗敵救亡呢？答案是仍以山西爲軍事根據地，結果竟成唐室中興之功。其時唐玄宗已逃入四川，改稱上帝，其子肅宗卽位於靈武（今寧夏靈武），肅宗的軍事配備如下：（一）李光弼統北路軍，守山西北部，待機由井陘出襲河北；（二）郭子儀統南路軍，以山西南部爲大本營，進復兩京（卽西安和洛陽）；（三）肅宗親統西路軍，由陝北南進。卒平大亂。其後史思明再叛，唐仍以平安祿山之戰略平定之。

唐末藩鎮割據，黃巢作亂，天下大擾，唐室以亡。五代之中，後唐、晉、漢起於山西，周起於河北，有四代是以冀晉區域作根據地而建立王朝的。宋太祖代周而興，統一中國，可惜北方的燕雲十六州（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寰、應、朔、蔚）被無恥的石敬瑭送給契丹人，即現時河北山西兩省的北部山地，都淪入異族之手，而宋亦未能恢復，試問漢族如何能安居？

北宋的外患最烈，而宋應付外患的手段亦最弱。宋不敢積極去消滅外患，只曉得一味退守。宋在東北扼守河北省的常山和山西省的雁門關，又以河間中山（即定縣）太原爲河北三鎮，以防契丹；西北扼守陝甘邊境，以防西夏。但是河北千里受敵，宋雖聚重兵擇名將以守之，而敵騎居高臨下，疾趨而進，貫我腹心，不數日即可至汴梁。結果北方的女真代契丹而起，大舉南犯，卒召靖康之禍，宋的兩個皇帝（徽宗、欽宗）被擄，高宗退守江南，僅免於禍。北宋之亡，其根本原因即在不能佔有燕山山脈，幽薊北門，拱手讓人之故。

北宋亡後二百五十年，華北相繼爲女真蒙古兩族所征服。直到第十四世紀後半，才因明太祖之興而漢族收復北方。

明成祖之由北平起兵，征服南京，代建文而爲皇帝，也是冀晉區重要性的一個例證。明成祖智慮絕人，也在北平舉兵之後，就說：「居庸者，北平嚆喉，必據此，始可無北顧憂。」遂引兵拔居庸關。成祖又說：「懷來未下，居庸有必爭之理。」又引兵襲破之，盡取現時察省南部之地，並東向佔領永平（今河北灤州）大寧（今熱河朝陽西），以絕後顧之憂，然後以破竹之勢南下，攻克南京，代爲皇帝。顧祖禹氏云：「成祖以幽薊赴桓之旅，加江淮脆弱之師，處旣形便，勢有地利。當時之事，不戰而已知其爲燕矣。雖然，南國君臣，亦未始不足有爲也。合秦晉之步騎，乘西山而入三關，萃江海之舟航，扼天津而斷糧道，一隅之燕，豈遂足以當天下之衆？乃賢如方卓諸君子，曾未聞以出奇制勝，選將訓兵爲先務，旣已喪敗日聞，猶汲汲焉取太祖制度而更張之，若不知問罪者已在戶外也。吁！此實人事之不臧，論者櫛謂之天道，豈其然乎？」顧氏這話，第一說明北方之險要，第二痛惜建文帝君臣未能利用山西作戰，第三斥責建文諸臣只知道在許多無聊的小問題上爭意氣，講改革，却不識大體，害國害民。真是慨乎言之，至於今日，正值得我們加倍注意。

明初對於北方國防，甚爲注重，特別設置了遼東（今遼寧南部）、大寧（今熱河南部）、萬全（今察哈爾南部）、大同（今山西北部）都指揮使司，以衛華北。這四個軍事重鎮，正好就分布在燕山太行山脈弧上。而明成祖將首都由南京遷回北平，尤存深意。可惜後來子孫不肖，不能善保河山，將這些軍事重鎮一一都放棄了。

滿清勃興後，其滅明的策略，最初本由遼河西岸進攻錦州及山海關，結果遇到強硬抵抗。到了清太宗皇太極時，乃改變戰略，以降服內蒙古爲第一步驟，然後控制燕山山脈，出入長城各口，以拊河北之背，而由西北方進窺北京及冀魯兩省：（一）崇禎二年，清太宗聯合內蒙古喇沁（熱河南部）諸部，用爲嚮導，由喜峯口入長城，向西進兵，經遵化、薊州、三河、順義而抵北京城下，用反間計害死明督師袁崇煥，繼因孤軍深入，不敢久留，又引兵東去，蹂躪冀東各縣，而由冷口關退出長城。（二）崇禎九年，清太宗又以兵入喜峯口，間道至昌平，連下畿內諸縣，出冷口而歸。（三）崇禎十一年，清兵又由多爾袞及岳托率領，自牆子嶺青山口入長城，攻克北京以南四十八城，這時明室命盧象昇督師抗敵，不幸與兵部尙書楊嗣昌